

田林新村忆事:头生蛋

■ 沈轶伦

关于回忆,离不开味觉。比如当我想起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周日早晨去买一只蛋饼。

田林十三村村口有一个电话亭,看管电话亭的老夫妻是山东籍的。

到了80年代末期,渐渐社区里重新出现做小生意的迹象。老夫妻因地制宜,每天早上他们就在亭口搭两个小炉子,做山东煎饼。一个煎饼,是两张饼皮加个蛋,卖1.5元。

山东籍夫妇两人均是白胖的圆脸,如同一对过年贴在门上的年画。两人配合默契,老头收钱,老太做饼。只见老太先用一勺预调好的面粉在一个炉子上摊开,顺时针推开,粘稠液体,变成一个平面淡淡白色的圆形,就是饼皮。然后再在饼皮上敲入鸡蛋,再顺时针推开,白色变金黄色。稍后,待蛋液成形,大妈依次撒上葱末、涂抹辣酱、甜面酱。再包入在边上炉子上热着的油条。卷完,还要在烘油条的炉子上再烘一会儿,使之口感更佳,最后拦腰切半,一声脆响。

冬来暑往,老夫妻俩守着橙色公用电话机。用北方口音叫着诸家的电话:44号202室电话哟~~~拖着长长的儿化音。有时她一边做蛋饼,一边有人敲打小窗,老头拉开窗子,对方说,有急事,要来打电话。外头的风从这开着的窗吹进来,吹动蛋饼炉子发出白气,老头老太头上露出的白发,来打电话的人摘下围巾,嘴里呼出白气也被吹动。窗外,是寒假里的雪,静静落在田林新村。

为了节省,母亲总让我自带一只鸡蛋去吃蛋饼,这样可以节约5角,一副蛋饼只需花费1元钱。有一次我带着一只鸡蛋去,如常交给老太。老太忽然用浓浓山东口音说,哟这是个头生蛋。

什么叫头生蛋?

老太说,就是这只母鸡第一次产出的蛋。

你哪里看出来?我盯着那只看起来和一般鸡蛋无异的蛋问。

我一看就知道了。老太说。

这天做完蛋饼,老太郑重其事交给我。我记得她看着我咬下去的表情。仿佛我吃了这用头生蛋做的蛋饼,也会经历什么不寻常的事。那会是什么事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从家里到新村门口的电话亭,成年人

步行只要一分钟。但对孩子来说,是一段奇妙的独自进行的旅行。楼下的玉兰树开花了,这意味着寒假已近结束;再往前走,结香开花,散发浓烈到令人不快的香气,这是暑假快要开始了;而当路面有了香樟飘下的鲜红落叶,那是秋季学期进行到一半了。

时光过去,在一个周日和一个周日之后,上海发展,电话普及,然后家家户户有了拷机,有了手机。公用电话亭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自然也不再需要看管电话亭的人。

老夫妇原来作为副产的蛋饼生意,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学毕业后,此时我家已经搬离田林。有次我经过田林,特意去看他们。只见老头一人带着个年轻的外来妹在做蛋饼。才知道老太中风,早已不出来多年。再过几年后去,连着老头的身影,也杳然无踪。

搬去田林的时候我2岁,离开的时候我14岁。当时很新的田林新村变旧了些了,当时村里的小孩,现在都长大了。老头老太和我,虽然也曾周周见面,但见面总是买卖,从无交谈。他们恐怕早不认识我。但我记得他们。每周日早上的这一只蛋饼的滋味,是童年里少有的外食的滋味。这个蛋饼摊的消失,让我总觉得生命里有什么东西随着他们的消失也一并遗落。

后来在大学边上,在各种小区弄堂里,在外来务工者集聚区,甚至去北京,去山东当地,我都吃过各色各样的山东煎饼,但总不是儿时电话亭里的味道。

别处的蛋饼,摸起来不是味儿,咬下去也不是味儿,太软,或太湿,或太咸,手法也不对,加的料不对,做的人有时过于匆忙,有时也太漫长。不是那个节奏,不是那个感觉。我总在挑剔对方不正宗。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所不断想要重新寻觅和证实的,也许只是记忆里的味道。是能让你离开被窝诱惑,在周日清晨出门去,沿着寂寥的街道,走到电话亭的场景。是即便我还年幼时,父母也能放心让我独自出门的熟人社会。是卷裹着这一切味道的童年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城市人习惯迁徙,习惯变化,已很少有故乡的概念,但这么回想起来,田林的的确确是我的故乡。

许杰先生的赠字

■ 丁言昭

许杰先生于1989年12月9日写下一幅字,如下:

不翼而飞不胫趋于无字处读奇书
天方故事桃五后半夜深宫破奥谜
旧作无题杂诗一首

言昭小友评正 八九老人许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

字后有两方印章,一为:“九十老翁”;另一为:“许杰之印”。

第一次到许杰家去拜访,是陪王映霞老师去的,以前是陪父亲丁景唐去开会时遇到过许杰先生。

1920年代初,许杰开始文学活动,是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热心读者,那时候,他与王以仁在上海安徽公校教书,都没有见到过郁达夫,可是郁达夫好像就在他们中间,尤其是王以仁,嘴上总是唠叨着:“达夫这样,达夫那样。”许杰先生写的短篇小说集《孤雁》,明显受到郁达夫影响。此后创作了《你的心曲》《醉人的湖风》等短篇小说,都带有郁达夫式的“浪漫”和“颓废”,特别是《醉人的湖风》,最为突出。

许杰与郁达夫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代中期,那时,他在静安寺常德路口中华艺大图书馆当职

员。一天,听说郁达夫在楼下办公室,就飞一般地奔下去。一边想,郁达夫是颓废派作家,又是留学生,小说里爱写喝酒谈恋爱,一定穿的是西装革履大领带,谁知一见面,不觉大吃一惊,他穿的是米灰色长衫,真贵呢“北京鞋”,十足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国文人模样。

二十年代后期,郁达夫与王映霞热恋时,许杰和郁达夫来往多了。原来许杰的好朋友王以仁因失恋而自杀,那位女朋友是王映霞的同学,为此,许杰去找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希望郁达夫能帮助打听王以仁的下落,郁达夫马上写了文章《打听诗人的消息》。

1950年代后期,王老师到上海公费医院中医第五门诊部看病,在走廊里等待时,忽然听到一位护士在叫“许杰,许杰——”王老师心中一动,马上注意到在等待就治的队伍中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应声站起来,她立刻走上去打招呼。许杰做梦也想不到会碰到故人,而且那时他正戴着一顶“右派”帽子,很少有人与他打招呼,许杰用非常惊讶的目光看着站在面前熟悉的陌生人,还是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汤国英

一位女同志,正要问尊姓大名,她自己就说了:“我是王映霞。”两人简单地交谈了一会,许杰就去看病了。(上)

岁月里的老物件儿

■ 静子

人最敌不过的是光阴。

那些老物件里蕴藏的些许心事就像夏日午后的阴凉,欲盖弥彰地与阳光藏着猫猫,可一个不小心还是将往事斑斑点点地印在围墙上。我们细细打量,终究还是会为重新握在手里而欢喜,因为那些小玩意儿曾经沾满了岁月的香,即使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也算是没有辜负那些美好时光。

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小姨去苏州出差时给我带回的,那是一个可以温暖手脚的古色古香的“汤婆子”。那年我刚好10岁,正是到处疯玩、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居然对那个圆头圆脑的东西充满了小小敬畏,我每次双手抚摸着它圆圆鼓鼓的肚子和壶身雕刻的那些象征吉祥的祥云图案,常常会有片刻的安静。小姨说“汤婆子”是她当地一个老铜匠家里淘到的,当年老铜匠年逾古稀,正准备变卖掉铜匠铺子里的所有铜器后到儿子家去养老。每当我看到“汤婆子”古铜色的壶身上那些深深浅浅的褐绿色铜锈时,就好像看到了那位年迈的铜匠长满老茧的双手一遍一遍在抚摸自己的心爱之物,年少的心中总是会升腾起一种近似悲壮的感情。

“汤婆子”是南方人在冬日里专门用来捂手焐脚的一种圆壶,一般都是南瓜形状,小口,有盖,里面放入热水,可以拿在手里,也可以放在被窝里。而对于我来说,那一个“汤”字便足以让我的整个冬天都有了温度,我12岁便离家到镇上住校读书,远离了父母的呵护,正是小而扁圆的“汤婆子”伴随我度过了那些寂寞而又寒冷的冬日



舞龙(摄影)

汤啸天

时光。

在我们家的那些小物件里,我还喜欢当年爸妈结婚时、外公送给妈妈的一个粉色彩釉瓷罐。据说瓷罐是外公的一位老友的,由于举家搬迁不方便携带,于是转送给了外公。瓷罐周身为青蓝色,罐口描有海水状的波纹,罐身有青蓝底色带着青白色的五瓣小花,在那个年代显得热烈奔放。我很小的时候瓷罐被母亲用来装着绵细的白糖放在高高的书架顶端。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偶尔能够吃到白糖就算是一种幸福了,因此那个瓷罐也就成了我儿时最为甜蜜的向往。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经过妈妈同意后,那个瓷罐被我接到自己的小家里,我把它摆在书桌上,将罐子里注入清水,然后丢了几枝铃兰的根在里面,没想到出差数天归来,罐子里竟然长出了细细嫩嫩的枝条,枝条是柔软的绿色,枝条的周身还鼓起了婴儿贝齿一样的

小小嫩芽。又过了一些天,那些小小嫩芽伸出小手长出了花苞。一天清晨醒来我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便嗅到了空气中跟往日不一样的味道。我心里惦记着铃兰,连忙跑去书房,只见那一罐清水里竟然开出了形似小铃铛的花苞,它们一朵一朵地朝下绽放,颜色洁白,似乎只需一阵风它们就可以相互碰撞合奏出一曲美妙的音乐。瓷罐的拙朴和铃兰的活泼相映成趣,让我心花怒放。

喜爱老物件的人大多是念旧的,就像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旧时光里的那些人和事,旧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可记忆里的一切依旧鲜活,如一个端坐的美人带着沉香、眼里透着绵软的光芒,偶尔微微一笑,令人忘情半晌。如今的我,在时光里健步如飞,岁月匆匆奔流一去不返,还好身边有一些小物件一直陪伴着我,从最初的光阴到最后的光阴。

诚言微语

■ 黄瑾

生活往往不是扬鞭奋蹄一冲到底,而要根据情况时时调整状态。需要等待时,能静得下心;必须冲刺时,也鼓得起劲。不怕坐冷板凳,也敢于啃硬骨头。张弛有度、不疾不徐,才能行稳致远。

我们时常会感觉心累,只是自己想得太多。我们总说生活繁琐,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品味。我们总是争强好胜,其实是自己虚荣心太强。其实,人生就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闲了就发思考,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站在半山腰的中年人,在人生的前后夹击之下,虽没了明眸皓齿、锦绣年华,却也换回了一份删繁就简的气度,坚韧不拔的刚强。愿所有的中年人,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心中拈花,怀慈悲宽容之念;手里持桨,做自己生命的摆渡人。